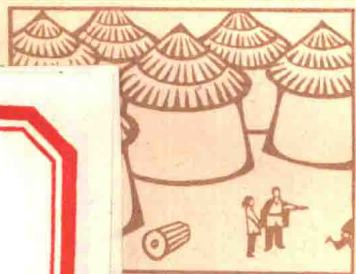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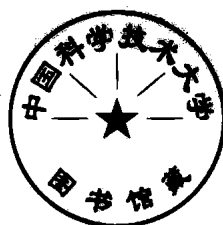
英姿飒爽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英姿飒爽

——淮阴地区短篇小说集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分析分析·····	孙 超	(1)
栽草记·····	弘 管	(14)
关键时刻·····	岸 柳	(42)
老粮管的故事·····	笔 松、井 兰	(57)
钎花闪亮·····	陈光永	(68)
千分之一·····	苏怀英	(82)
英姿飒爽·····	刘 新	(89)
厂外徒弟·····	朱国鼎	(95)
双取经·····	孙 超	(103)
父女之间·····	池 源	(117)
金樱子·····	丁鸿慈	(131)
二秀·····	张荣华	(148)
山乡早春·····	刘士英	(161)

分 析 分 析

孙 超

—

这天傍黑，公社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一散，生产队长王学思就赶回来了。老远，他见自家的锅屋里灯明火亮，炊烟缭绕。紧接着，只听得锅动瓢响，“嗞嗞啦啦”，一股浓烈的油煎鲜鱼的香味扑鼻而来。王学思三步并作两步跨进锅屋一看，果然不错，一条大鲤鱼已经炕得焦黄，另一条刚下锅，油花儿直炸。学思劈头便问：“唔！哪来的鱼？”

他爱人春兰正忙着煎鱼，听这一问，诧异道：“真蹊跷！不是你叫胡二捎回来的么？”

原来在今晌午，胡二拎着两条鱼从街上回来，对春兰说：“队长买的鱼，叫我先捎回来，他今晚散会，天黑才能到家。”

事情明摆着：鱼是胡二送的，怕春兰不收，故意卖了这个关子。只要春兰收下，等队长回来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，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！王学思正色道：“刚才未进门，咱就嗅出了鱼腥味嘛！嗯！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却陷入了沉思。

春兰有点着急，便说：“我，我给胡二送去！”一转念，又颇觉有点犯难：这鱼已经煎了个半熟，怎么再送给人

家呀！稍一默神，又说：“胡二也不是阶级敌人，咱们照价把钱就是罗！”

一听“阶级敌人”四个字，王学思从沉思中惊醒，大手往下一劈，果断地说：“不送！”

春兰以为自己的建议被采纳，随即准备继续煎鱼。谁知学思又把手一摆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慢！你刚才那句话倒提醒了我。这鱼不能退，更不能吃，留下来分析分析。”

春兰眉梢儿一挑，忍不住地“噗哧”一笑：“天哪，这里边能有多大奥妙，也值得去分析分析，难不成你能把两条鱼分成三条！怪不得人家都管你叫‘老分析’。”

“老分析”并不老，论年纪，也不过三十六、七岁。他个头不高，矮墩墩的，瘦精精的，平常说话不多。逢到开会，或是几个人在一起拉闲呱，他总是嘴里叼着个炸把长的小烟袋，扑闪着他那一对象是时刻都在深思熟虑的深沉的眼睛，仔细品味着那些脸红脖子粗的争论。只在关键时刻，他才轻声慢调地来上那么几句，往往是一针见血，击中要害，使听的人不得不口服心服。要是别人向他请示问题，或是反映个情况什么的，他从来不轻易表态，回答总是那句老话：

“再分析分析”，或者是“让我调查调查”。日子久了，人们就送他一个美号——老分析。

队里老小，谁都记得去年发生的一件事：反革命分子王福弼从外地遣送回原籍，他一到王庄，利用群众对他的历史罪恶不了解，就逢人说项，叙家谱，攀亲戚，张口二叔，背口大伯，就连三岁小孩，他也称兄道弟，嘴甜如蜜。有些人被喊得骨酥肉麻，竟然也就礼尚往来，大爷二老爹地互称开来。这一切，当然逃不过王学思的眼睛，仔细一琢磨，觉得

气味不对头。当即把社员找到一块，开了个路线分析会。他说：“旧社会，咱们穷人晚三辈。王福弼从小在家时，不管长辈晚辈，都得称他大少爷。一九四七年，他逃到苏南，当了特务。解放后，混进我们铁路系统，长期隐瞒罪恶历史。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查出来，遣送原籍，就地管制。现在，他为什么这样假惺惺地大搞宗族关系，大伙分析分析。”

灯，不拨不亮；纸，不点不破。经队长这么一指拨，大伙对照党的基本路线，再仔细一分析，答案就得出来了：原来这家伙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护身符，逃避群众对他的监督改造。

所以，刚才春兰一提到“阶级敌人”四个字，王学思心头不由一震，很自然地就联想到王福弼身上去了。他想，胡二是个老实头，象请客送礼这类刁玩细弄的手腕，没人在背后出点子，他胡二要不上来。再说，王福弼和胡二是紧门邻居，最近听说两家处的满对劲，这胡二？鱼？王福弼？三个疑问号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？自然要好好分析分析了。于是，他冷静地对爱人说：“春兰哪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，斗争形势逼着我们要多分析分析，头脑里不多装上几个为什么，就会上当受骗啊！”

正在这当口，大门外鸡飞狗叫，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路小跑，拉起一股风，卷起一层土，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来。

二

来人正是会计铁栓：高个、黑脸、浓眉、大眼，一身朝

气，满脸是汗。连说话喘气都象劈雷喝闪：“哈哈，咱春兰嫂真会神机妙算哪，瞧，学思哥刚到家，就大鱼大肉地摆下等着啦。”

一席话，说得夫妇二人都“噗哧”一声笑起来。学思递过一个小板凳，让铁栓坐下，自己蹲在灶门口，手里拿着拌火棍，不断地在地上画着一个很大的“？”，越画越粗，越描越大。春兰拿眼角向丈夫一瞥，自我解嘲道：“还提它哩！要不是这倒头鱼，咱还不生这份窝囊气哩。只怪咱没长个分析头脑噢！”

铁栓一听这话里有话，赶忙寻根问底。一听这鱼是胡二送的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暴跳如雷：“这胡二真胡！上次到集体大田里去挖土修房子，正要开他的批判会，这回又胆敢贿赂干部，更是罪加一等。”接着，他就象放连珠炮似的，把胡二如何到大田取土修房子的事情经过，一五一十地向队长汇报了一番后，气愤地说：“当前，正在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狠批‘克己复礼’，正愁找不到活靶子，这下子有米下锅啦。”

王学思一边听着，一边对着铁栓出神。他打心眼里喜欢自己这个助手：年轻热情，敢于斗争。可是，总觉得在他身上还缺点什么。用王学思的话来说，就是还缺少个善于分析的头脑。就拿胡二这件事来说吧，他到集体的地里去取土，当然是个严重错误，但这还只是个表面现象啊，在这件事情背后，阶级敌人有没有插手？社员群众又有哪些反映？……你都调查清楚了吗？再说，当前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？你认真想过没有？他觉得现在是提高这个年轻人分析能力的时候了……。

铁栓一见队长老半天不吱声，就又加重语气补充道：“胡二这种行为，简直就是挖咱社会主义的墙脚嘛！”

“再分析分析。”学思眉头一皱，眉宇间那两道刀刻一般的竖纹，显得更深了。

铁栓更加着急地说：“用不着分析，这显然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！”

学思眉毛一扬，站起身来。铁栓心想，队长这下大概要表态了。谁知学思咳嗽了一声后说：“对！不过还是要再调查调查。明儿一早，咱们俩一道去替胡二修房子去。”

“什么！”铁栓象是给蝎子螫了一下，身子一纵跳起来：“那，批判会不开啦？”

“你先别急嘛，急火打不出好烧饼。”学思拍了拍他那滚瓜溜圆的宽肩膀，平静地说：“来来来，咱俩分个工，你负责前庄，我到后庄去，通知全体党团员、积极分子，立即到队房开会，传达公社批林批孔会议精神，顺便分析分析当前队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。”说完，拉起铁栓就走。

这边可急坏了春兰：“吃饱肚子再去分析也不迟呀。”

学思边走边回答：“不，分析后再吃，可以吃得更饱些。”

三

一连好几天，胡二走不安，坐不宁，吃不香，睡不甜。

此人是个出了名的烂老好，中农出身，平常胆小怕事，走在树底下生怕树叶掉下打着头。今年长到五十几，前庄后宅，左邻右舍，三岁小孩都没得罪过。对队里开展的大批判、小评论等政治活动，他认为与己无关，一概不感兴趣，

一心埋头干活挣工分，忙自家的小园田。可是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无孔不入的王福弼，正好利用了他这个致命弱点。

事情还得从头说起：那天一大早，胡二到自家的小园田里取土修房子。他刚推完两车土，那边就急匆匆地跑来一个人，惊怔地问：“喔！二老表，你怎么在我的……噢，不不不，怎么在你的小园地上挖土？”

胡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王福弼。心里想，这块地在解放前虽然是你王家的祖传宅基地，可现在队里已给我作小园地了，挖不挖土与你有啥相干？

王福弼呢，自打上次在路线分析会上，王学思揭了他的老底，这家伙已经在群众中相当孤立了。但是，狗吃屎，狼吃人，本性难移。王福弼一肚子坏水，不寻个机会放出来，岂不要撑破肚皮！不过，使坏水也要看对象。对一般社员，他不敢；但对象胡二这样的老好人，他觉得说深说浅，胡二不会传出去。最近，他听说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，心里怕得要死，恨得要命，一心想把水搅浑，干扰群众的斗争大方向。他觉得这个胡里胡涂的胡二正好是个理想的利用对象。胡二呢，虽说平常不问政治，但自从上次批林批孔会以后，也觉得今后和这种人还是少罗苏点为妙。这会子，一听王福弼发问，心里老大不自在，本想不搭理他，但又一转念，人家一口一个“二老表”，咱又何必头抬高高的，干恼人？于是，就带理不理地答道：“堂屋西山墙要倒，想攒点坯子换个墙。”

“哎呀呀，弄自家小园田的土修房子，不心疼！”王福弼两只绿豆眼“骨碌碌”一转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低声接着说：“东湖那块荒地，是死碱滩，不能到那取土么。”

胡二一想，倒也是。虽说路远点，总比挖自家的小园田划算哪。于是，车头一磨，直奔东大荒推去。谁知，一车土还没装满，背后突然来了个铁栓。两个人三言两语接上了火。

胡二说：“这是荒地，咋不能推？”

铁栓说：“荒地咋啦，前天大伙讨论过了，今年扩大旱改水面积，要在这块荒地上栽水稻哩。”

胡二说：“啥时开的会，我不知道哇。”

铁栓说：“你别装蒜！平常开会，八人大轿也请不动你，怪谁？我说，你这是私字迷了心，存心破坏旱改水！”

胡二自知理亏，小车一磨就想溜。听到最后一句，头皮一麻，觉得吃罪不起，忙说：“不准取土咱就不取，你别给人乱扣帽子，……”

铁栓说：“不取，没那么便宜，回去给我写检讨！”

胡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嘀咕：“我不会写。”

铁栓正在气头上：“胡二胡二，你甬鸭子炖在锅里——嘴硬。孔老二要‘复礼’，林彪要复辟，你胡二侵占大田，搞资本主义，正好对上号了。等队长开会一回来，就研究开你的批判会。”

一听要开批判会，胡二回到家往床上一倒，心里“扑咚扑咚”直跳。可是，更加害怕的还是那个王福弼。他倒并不怕这个虎气十足的小会计，在小王庄，他最怕的是那个好分析分析的王学思。原先，他本想乘队长开会不在家，把胡二唆使出去当枪使，和炮筒子铁栓闹矛盾，搅乱阵线，使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。待到王学思回来时，已经乱成一锅粥，他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收不了汤。没料到铁栓这回倒是光打雷不下雨，偏偏要等什么队长回来再批判胡二！这个王学思

一回来，三分析两调查，事情露了馅，还有他王福弼的好日子过嘛！他越想越怕，就象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因此，晚上又溜到胡二家里，塞给胡二两元钱，叫胡二出面买点礼物送送，堵堵队长的嘴。

胡二呢，这时已经有点后悔。但事已至此，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，只得照此办理。反正不要自己掏腰包，净落个人情。

鱼，虽说送去了，但胡二还是提心吊胆，整整一夜没合眼。天都麻花亮了，他还半侧着身子躺在床上吸闷烟。突然，门外响起一阵“笃笃”的敲门声，忙问：“谁？”

“二老表，昨晚队长回来啦，有没有把鱼退回来？”

哦，是王福弼！胡二忙答道：“没退。”

王福弼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。忽听屋山西头传来“扑通”一声响，吓得他把头一缩，直往墙跟躲。再一细听，又并没有什么动静，这才出了一口冷气道：“没有退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！二老表，你尽管把腿伸直睡吧，没你的事啦。”

王福弼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得意地想：我说嘛，天下哪有不吃腥的猫嘛！王学思呀王学思，只要你小子上了我的钩，往后，我自有办法牵着你的鼻子走！

可是，王福弼高兴得太早了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刚才那番话，被屋山西头的两个人听得一清二楚。

四

真叫冤家路窄，屋山西头那两个人，正是王福弼最害怕

的王学思，加上一个铁栓子。

原来昨晚的会开得很好。大家提供了不少线索：有人说，亲眼看到王福弼和胡二那天在小园地里咕咕叽叽；又有人说，送鱼的前一天晚上，王福弼在胡二家里进进出出好几趟；还有人说，胡二这人老实得象一摊泥，背后没人出坏点子，肯定不会干出这类损害集体利益的事。大伙经过仔细分析，一致认为必定是王福弼搞的鬼。王学思决定第二天提早出马，一来向胡二进一步作调查，二来乘出早工时间，帮胡二修房子。取土地点，顺便也在会上作了研究，就在后河滩。

天不亮，王学思就和铁栓一推一拉，刚把第一车土推到胡二房西头，就听到了王福弼的叫门声。铁栓把车绊一甩，撒开两腿便想当场抓住王福弼。王学思一个箭步窜上去，“扑通”一声将铁栓拉倒在地。直至王福弼走后，王学思这才说：“你这副莽撞脾性儿可得改改啦，刚才阶级敌人正在表演，你干嘛要打草惊蛇！”

铁栓气得牙咬“咯咯”响：“嗨，想不到真是这家伙搞的鬼！”

学思一边轻轻拍打着铁栓身上的泥土，一边说：“不是想不到，是你没往他身上想啊！”

铁栓捶了捶自己的后脑勺，嘿嘿憨笑道：“细想想，倒也是，我这人就是不爱动脑子。”

学思说：“和这些不拿枪的敌人斗，不单单凭勇气，还要靠智慧！”

铁栓说：“学思哥，咱这个脑瓜子不如你的机灵，往后你可得多拎拎我这耳边子。”

“铁栓，你说错了，”学思立即纠正道，“每个人的脑

瓜子都长着两只耳朵两个眼，谁也不比谁多一个，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用基本路线去武装它。”

铁栓有点委屈地说：“要说基本路线，我早就背熟了，咋还老出问题哩？”

“光背熟还不行，还要学会使用。”学思看看火候到了，立即趁热打铁地接着说：“武器再好，不会使用，还不是白搭？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，要是你事先用基本路线去分析分析，你就会看出这里面有阶级斗争，你也就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了。”

铁栓十分激动地说：“笃对，笃对呀！这一下，你算是把咱的病根给刨出来啦。”

两个人说说讲讲，不知不觉已经推了好几车子土了。这时胡二才刚刚起身。一眼看见队长、会计正在给他推土修房子，惊呆了，像个木雕泥塑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。好半天才一迭连声地喊着：“哎呀呀，这可叫我怎样感谢你们好呀，哎呀呀……”

学思淡淡一笑，风趣地说：“哎呀呀，你不是早就谢过啦嘛，——两条大鲤鱼，哎呀呀，还要怎样谢呀。”

铁栓忍不住地咧开瓢样的大嘴哈哈大笑。

胡二的脸唰一下红到耳根，觉得自己的头好象越来越大。他一边摸过铁锹就来和泥，一边满脸羞愧地说：“队长，我，我犯了大错误了！”接着就把自己如何受王福弼煽动，到大田取土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。

王学思一边干活，一边严肃地说：“光知道错了还不行，更重要的是要弄懂为什么错了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为什么王福弼单单看中了你，你认真想过了吗？”

胡二这会悔恨交加，灿灿地说：“唉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！”

“根本不是什么一时糊涂啊！”学思一针见血地批评道，“你平时不学习、不开会，敌我不分，香臭不辨，胆小怕事，委曲求全，结果让敌人钻了空子。再加上你头脑里的私字作怪，最容易上当受骗了！”接着，王学思又向他宣传了当前批林批孔的重大意义，鼓励他清除头脑中的“中庸之道”的流毒，站起来批林批孔，大胆揭发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……。

西山墙修好了，问题也调查清楚了。当王学思和铁栓往回走的时候，胡二听到他们一边走路一边说话儿。

铁栓说：“这样看来，那个批判会没有开的必要了。”

王学思答道：“不，应当说更有开的必要了。为了开好今晚的批判会，现在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……”下边的话，胡二就再也听不清了，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站在屋山头愣了半天。

五

晚饭后，各家碗筷一推，两个一对，三个一群，直奔队房来了。

胡二今天是破天荒第一次最先到达会场。自打早上王学思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后，他下决心改掉不关心政治的坏毛病。

会议一开始，大家首先集中火力狠批了林彪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纲领。接着，只听王学思向门外一声喊：“铁栓，把王福弼押上来！”

“是！”门外一声吼，只见铁栓带领几个民兵，威威武武

地把王福弼拖进了会场。这家伙故作镇静地说：“队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批判胡二，怎么把我也扯进去啦？”

王学思刚才在自我解剖时那一副诚恳温和的表情消失了，只听他“嘿嘿”一声冷笑：“就知你要来这一手嘛，——春兰，拿鱼来！”

春兰“唰”一下从人群中站起，把那两条煎得半熟的大鲤鱼，向王福弼面前一甩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，竟敢找上门来施放糖衣炮弹！”

王福弼一见那鱼，自知势头不妙，下边两条麻杆腿早已抖得象筛糠，但他还是狡辩道：“噫！这鱼？我一点也不懂呀。”大家正感到莫名其妙时，只听队长说道：“胡二，现在轮到你的啦。”

“王福弼，今天我才看透了你！”胡二愤怒地把王福弼如何煽动他到大田取土，又如何出钱叫他买鱼送礼的经过，从头讲到脚后跟，大伙一听，人人气得牙根痒，个个眼里冒火星，纷纷上台发言，联系这个活靶子，狠批了林彪、孔老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。最后，齐声责令王福弼坦白交待，低头认罪。

王学思喝道：“王福弼，快说，你为什么要煽动社员到大田取土？”

王福弼结结巴巴地答道：“为，为了破坏旱改水。”

“还有！”

“还有？噢，还有就是我看批林批孔运动来了，我怕挨整，就唆使胡二犯错误，转移你们的斗争目标……”

“还有！”

王福弼哭丧着脸说：“没有啦，我实在没有啦。”

这时，铁栓大步走到台前，一边把一张纸递给队长，一边怒不可遏地说：“好一个狡猾的老狐狸！队长，这是我们民兵刚才从他家翻出来的地契！”

王学思在煤油灯下，打开这张已被老鼠咬得残缺不齐的、变成黑黄色的地契，只见地契旁边，新写上了一行毛笔字。他大声念道：“祖传宅基地五分七厘，现被共产党分给胡二作为小园田。”

大伙一听，“唰”地一声都站起来了。齐声责问：“王福弼，快说，你为什么不准胡二在这块地上取土？”

“快点说下去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可是，他再也不敢说下去了，灯光下，他那两只绿豆般的贼眼里，现出两道绝望的绿光。

“把他押下去！”王学思命令民兵押走王福弼后，对大伙说：“同志们，他不敢说下去啦，但是，大家可以分析分析嘛。”

对呀，那就请同志们分析分析看，王福弼最后那句未敢说出口的话，究竟是什么呢？

栽 草 记

弘 管

一

谈起《栽草记》，这故事就长了。栽这草不是为了烧锅盖屋，也不是为了放羊牧马，而是为了逮鱼。凡事有个头，我们就从草头谈起。草头的大号叫邓兴，是洪泽湖新潮口大队第三渔业队的老渔民。老邓兴怎么叫草头呢？这里有段来历。

三十年前，邓兴在微山湖捉鱼摸虾，混穷度命。入了冬，他便伙同一班贫苦渔民给滩主“起草”——就是在湖边浅水地带的蒿苗草滩里围箔捕鱼。那时，蒿苗草被人称为“神草”。起草的规矩可大哩，焚香、烧纸、放鞭，还要办猪头三牲敬什么“大王爷”。邓兴却不吃这一套，常说：“谁见过大王爷？有人说是条小青蛇，又有人说是个大王八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！嘿嘿，有钱买香烛上大王庙，还不如割半斤猪耳朵修修我的五脏庙！”

旧社会有天无日，那时逮了鱼要四六分：滩主手不沾腥，净得六成；给他干活的贫苦渔民有好几十个，个个冻得像红虾子，每人却落不到几片鱼鳞！邓兴把拳一攥：“嗨，咱们都成了给人逮鱼的鱼老鸦了！来，咱们自己动手栽它一